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红十字国际评论
2011年文选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ICR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红十字国际评论
2011年文选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文选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东亚地区代表处编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6
ISBN 978 - 7 - 5118 - 5097 - 3

I. ①红… II. ①红… III. ①红十字会—工作—文集
IV. ①C913.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025 号

《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文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东亚地区代表处 编译

责任编辑 吕丽丽
装帧设计 李 瞻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24.5 字数 343 千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5097 - 3

定价:4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1	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专访 孙翼飞 译
10	武装团体和国内冲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阿尔诺·布林 著/张腴心 译
41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奥利维耶·班赫特 著/廖凡 译
80	辩论: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真的应该平等吗? 刘欣燕 译
99	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适用性 简·克莱夫那 著/张腴心 译
122	武装冲突法从武装团体承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合法目标的 识别与战俘 桑德什·赛韦库姆兰 著/刘雨晴 译
14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被剥夺自由者遭受酷刑和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问题的政策

- 162 戴维·基尔卡伦访谈
梁洁 译
- 179 反恐中的人道交涉:规则冲突与新兴政策概览
纳兹·穆德尔扎德 达斯汀·刘易斯 克劳德·布鲁德雷思 著/
徐建平 译
- 208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戴维·特克 著/朱雁新 译
- 237 欧洲人权法院“阿尔吉达案”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耶莱娜·佩伊奇 著/薛茹 译
- 255 讨论:人道行动未来的挑战是什么?
汪中祯 译
- 270 计划始于未来:一个正在形成的议程
伦道夫·C.肯特 著/李尊然 译
- 300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
菲利克斯·施温格曼 著/尹文娟 译
- 319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布尔达·古铁雷斯 萨拉·德克里斯托法罗 迈克尔·伍兹 著/
毕翼 译
- 350 利用人道援助“赢得民心”:失败且代价不菲?
杰米·威廉森 著/李强 译

Table of Contents

中英文对照目录

- 1 “Interview with Ali Ahmad Jalali”,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279 – 286.
“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专访”,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6月,第93卷,第882期,第279~286页。
- 10 “Armed Groups and Intra-state Conflicts: The Dawn of a New Er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287 – 310.
“武装团体和国内冲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6月,第93卷,第882期,第287~310页。
- 41 “Reasons Why Armed Groups Choose to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r No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353 – 384.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6月,第93卷,第882期,第353~384页。
- 80 “Debate: Should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and Armed Group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eally Be Equ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425 – 436.
“辩论: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真的应该平等吗?”,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6月,第93卷,第882期,第425~436页。

- 99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o Organized Armed Group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443 – 462.

“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适用性”,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 6 月,第 93 卷,第 882 期,第 443 ~ 462 页。

- 122 “Lessons for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from Commitments of Armed Groups: Identification of Legitimate Targets and Prisoners of Wa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463 – 482.

“武装冲突法从武装团体承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合法目标的识别与战俘”,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 6 月,第 93 卷,第 882 期,第 463 ~ 482 页。

- 145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RRC) Policy on Torture and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Inflicted on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June 2011, Volume 93, No. 882, pp. 547 – 56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被剥夺自由者遭受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问题的政策”,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 6 月,第 93 卷,第 882 期,第 547 ~ 562 页。

- 162 “Interview with David Kilculle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Sept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3, pp. 587 – 602.

“戴维·基尔卡伦访谈”,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 9 月,第 93 卷,第 883 期,第 587 ~ 602 页。

- 179 “Humanitarian Engagement under Counterterrorism: A Conflict of Norms and the Emerging Policy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Sept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3, pp. 623 – 648.

“反恐中的人道交涉:规则冲突与新兴政策概览”,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 9 月,第 93 卷,第 883 期,第 623 ~ 648 页。

- 208 “Detention by Armed Groups: Overcoming Challenges to Humanitarian 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Sept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3, pp. 759 – 782.
-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9月,第93卷,第883期,第759~782页。
- 237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l-Jedda Judgment’: The Oversigh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Sept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3, pp. 837 – 852.
- “欧洲人权法院‘阿尔吉达案’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9月,第93卷,第883期,第837~852页。
- 255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Future Challenges for Humanitarian 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Dec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4, pp. 899 – 914.
- “讨论:人道行动未来的挑战是什么?”,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12月,第93卷,第884期,第899~914页。
- 270 “Planning from the Future: An Emerging Agend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Dec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4, pp. 939 – 964.
- “计划始于未来:一个正在形成的议程”,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12月,第93卷,第884期,第939~964页。
- 300 “The Legal Framework of Humanitarian Access in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Dec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4, pp. 993 – 1008.
-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12月,第93卷,第884期,第993~1008页。
- 319 “What Americans Thin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Dec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4, pp. 1009 – 1034.
-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年12月,第93卷,第884期,第1009~1034页。

- 350 | “Using Humanitarian Aid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A Costly Failure?”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December 2011, Volume 93, No. 884, pp. 1035 – 1062.

“利用人道援助‘赢得民心’:失败且代价不菲?”,载《红十字国际评论》,2011 年 12 月,第 93 卷,第 884 期,第 1035 ~ 1062 页。

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专访

孙翼飞*译

本期《评论》的主题是了解武装团体,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邀请几位能够从武装团体内部视角来撰文的作者。作为华盛顿特区国防大学的杰出教授,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部长正是探讨阿富汗武装团体问题的不二人选:在反苏战争期间他曾是圣战者联盟的成员,也曾在阿富汗国民军中担任上校,并于2003~2005年间担任阿富汗内务部长。贾拉利部长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述阿富汗、伊朗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安全问题。

* * *

你曾是圣战者联盟成员并担任阿富汗内务部长,根据你的经验,你如何比较现在的武装反对派与当年的圣战者联盟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武装团体?

就战场的战斗而言,这两场冲突可能并无二致,但是从政治和策略角度来讲,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当圣战者联盟反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时,国际社会大多表示认可,并为这个当年的武装反对派提供支持。

苏联入侵实际上是试图支持一个人民反抗的不得人心的政府。早在苏联入侵之前,为了对抗阿富汗共产党政府的企图,即试图将其蹙脚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络主管,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士。

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这个国家,人民就组织了全国性的起义。因此,苏联入侵与今天的冲突截然不同。圣战者联盟当时颇得人心。

各个圣战者派别在阿富汗国内得到了大量支持,但问题是他们分化严重,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一致的政治领导层,其行动的战术意义远大于战略意义。

另一个区别在于当时正在进行冷战——两极化的全球局势下的一场两极对抗。阿富汗是冷战的最后一个战场:这是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帮助圣战者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在推动自己的利益。许多西方国家支持圣战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圣战者能够在阿富汗给苏联当头一击。他们认为苏联不把阿富汗变成另一个卫星国是不会离开的,苏联不会轻易放弃,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他们盘算只有原教旨主义者、宗教团体才能有效地对抗苏联,因为他们会一代一代地反抗下去。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民族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具备同样的狂热来推动他们继续并持久战斗下去。

因此,各方倾向于支持原教旨主义团体。当时,想要支持一项事业,一项宗教事业的所有宗教极端主义者都来到了阿富汗。这引发了苏联撤离阿富汗之后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当时战争的情况。

现在的局势则截然不同。2001 年,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干预与苏联的干预恰好相反。苏联是来支持一个人民反抗的不得人心的政府,而 2001 年国际社会是来废除一个人民(或部分阿富汗人民)反抗的不得人心的政府。

这又是一场广得人心的起义,证据之一就是在这次干预中,实际上国际社会只派出了数百人的地面部队,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基地组织就落荒而逃,塔利班被赶下台。除掉塔利班政权是人民的愿望,而国际社会支持了这一愿望。

另一个证据是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近 500 万名阿富汗人逃离祖国成为难民,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行干预之后,超过 400 万名阿富汗人返回了祖国。在苏联占领期间,占领部队试图从上向下强行实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联军对阿富汗的干预并未强加某种意识形态。

正因如此,在苏联占领期间,武装团体得到了阿富汗人民的更多认可,也从外界获得了更多关注和支持。现在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塔利班是一个在国际上人人喊打的团体,有四十余个国家都在阿富汗抗击塔利班。

与圣战者相比,如今的武装反对派在战术和方法上有什么变化吗?

就突袭、埋伏或“打了就跑的”手段而言,有一些战术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等国际极端主义团体的密切关系意味着他们从外部恐怖主义网络那里能够获得更为复杂高端的技术援助。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实践。在阿富汗,人们之前很少听说自杀性袭击,但现在这已成为一种武器。使用路边炸弹或简易爆炸装置的方式也变得更加老练。在苏联占领期间,各方很少使用恐怖主义手段。阿富汗人希望与苏联正面作战,他们不杀害妇女,他们不实施斩首。但现在,塔利班却无所不为。

现在的战术更为激进、残忍,同时与国际圣战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运动利用地方叛军来推进自己的议程,而地方叛军则利用他们从圣战运动获得的援助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这种联系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是不存在的。

你认为这两类武装团体在后勤支持和选择可用武器方面是否也有所区别,还是没有本质区别?

塔利班及其他有关联的组织所使用的方法是为了在民众当中制造恐惧,特别是在政府无力保护民众的时候。正是这个原因,恐怖主义战术对民众产生了心理影响。只要民众认为政府无法保护他们,他们就会合作、会容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抱着骑墙态度,不会支持政府。阿富汗的大部分民众不希望塔利班卷土重来。

在圣战者联盟时期,大部分民众希望他们取得胜利。然而,当时圣战者没有使用这些残忍的战术,因此民众可以公开帮助他们,甚至为其行动提供支持。现在,由于塔利班在民众当中制造了恐惧,民众实际上不愿意站出来代表一个不能保护他们的政府来反对塔利班。

你如何看待这两类武装团体在组织结构上的区别？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组织结构类似。让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上来审视一下这些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从纵向上来看，他们都具备等级体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从横向上来看，同时存在多个为不同原因而战的团体和派别。

塔利班具备一个已知的领导层，或多个领导层。纵向而言，他们都与同样的指挥链条或政治从属关系有关。但横向而言，他们为不同原因而战，利用纵向的政治从属关系来获得合法性。

在圣战者联盟时期，七大派别没有共同的纵向特点；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等级体系——而且伊朗的团体有自己的另一套等级体系。人们参与战斗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真正使大家团结一致的是对苏联和其主张的意识形态的仇视——这是他们背后的推动力，没人会在这一点上妥协。正是这个原因，各个分裂的派别和分权的团体才能在现实中同仇敌忾。

巴基斯坦的七大派别只是为其下属团体提供一般性指导，所有重大的战术和行动决策都是在当地做出的。当时的战争是乡村战，今天情况则不同。那时，每个村子都不得为自己而战，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现在的战争不再是乡村战，而是省级战或在更广阔领土上的战争。现在，这是全国性的战争，整个国家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地区战。

你认为这种分化对战斗有利还是有害？

正如我说过的，阿富汗反对苏联的圣战是各自为政的，是“乡村战”。

乡村战有利有弊：利在于战士与自己的家乡息息相关，他们在保卫家乡，为家乡而战。另外，由于没有中央机构，苏联若要击败反对派的领导层，使抵抗力量土崩瓦解，他们就必须争取夺下每一个村子，但即使他们摧毁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还是会再次起来反抗的。他们可一点也不缺少敌人！这正是他们所谓的“慢刀子割肉”的战争。

但第一个弊端是圣战者无法利用战术上的胜利或将其转化为行动

和策略上的胜利。由于他们的小胜利之间没有关联,因此不可能将它们转变为大规模行动和策略上的成就。此外,他们无法展望未来:把苏联赶走之后怎么办?许多人认为一旦苏联被赶走,这些派别就会自相残杀,因为他们无法就应该创立哪种政府、制定什么政策或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权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个弊端是由于他们彼此竞争,所以各个派别一直都包容腐败,这样腐败分子就不会叛逃而投奔其他派别。因此,今天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腐败其实始于那个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免受惩罚的文化。

第三个弊端是在许多地区圣战者之间由于一些成员所犯下的暴行而发生了混战。例如,在赫尔曼德省,伊斯兰革命运动和伊斯兰党这两个派别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残酷的战斗。同样,伊斯兰社会党和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北部一些地区也常年交战。

各方也常常为了控制某一地区和利润丰厚的经济资源而发生混战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斗。但尽管如此,对苏联的敌意始终占了上风。实际上有些人想利用苏联来打击另外一个派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同时与苏联抗争!

你说圣战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苏联对此如何应对?

苏联试图使圣战者失去民众支持的方式是当时局势与现在局势的另一个区别。苏联有两个目的:首先,摧毁支持圣战者的源头;其次,诱使人们离开阿富汗或进入较容易控制的城市。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参考了毛泽东“军民鱼水情”的思想:游击队生活在老百姓中间,就像鱼生活在海里一样。他们想要竭水捕鱼。因此,在苏联占领期间,有150万~200万阿富汗人在苏联对乡村地区的地毯式轰炸和围剿行动中丧生。

在他们能够对民众加以控制的城市,他们努力赢取民众在情感和理智上的支持;他们帮助民众,给他们分发购物券使他们能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外面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地区,他们则使用暴力。

当苏联为了使圣战者失去在后勤和人心方面所获得的支持而开始摧毁乡村地区时,圣战者也开始在被毁地区建立堡垒或根据地。

由于乡村地区被毁,他们建立了小型山区根据地,例如,法拉地区的谢拉法特库,从而为长距离行动提供支持。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于有些地区受到了严重破坏,圣战者开展突袭行动时不得不从集结待命区或外部根据地随身携带包括食物在内的所有装备,因此他们很难持续作战。他们的战术就是我曾文章中提到的“短时打击与长途跋涉”,士兵们要长途步行去袭击一个阵地,然后再回来获得补给。

你认为在反苏联的冲突中,人道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人道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后来他们受到抵抗力量中强权人物的挟持。在许多地区和地方,他们对人道组织的支持都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帮助我,那我就保护你,类似这样的条件。但是,我认为所有的人道组织都没有帮到需要援助的民众,因为在许多地区当地的圣战者团体实际上成了代理政府,在提供政府无法提供的一些基础服务方面,他们对人道援助产生着影响。

我认为人道组织能够在他们感到安全的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当武装团体认可或支持人道组织的时候,开展援助行动是安全的。但不幸的是,当地武装团体给予人道援助的支持常常具有选择性。他们往往只在这种援助有利于达成自己目标的时候才接受援助。因此,虽然人道援助不应该与军事行动扯上关系,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由于安全局势,在某些地区,只有军方才能提供人道援助。其次,因为在军事行动中,军方希望军事行动与人道救援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取得成功。

在冲突地区,通常情况是敌对双方发生战斗,中间是大量民众。如果一方控制该地区并在那里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便是军事化的服务,因此不论怎样这些服务都是有偏向性的。我认为理想的情况是双方都表示:“好的,我们将对人道援助放行,并且不加控制。”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控制。

然而,如果有中立组织获准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冲突地区提供援助,这将是为公众提供援助的最佳方式。就这一点而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发挥了很大作用。

现在的武装反对派制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当年圣战者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或类似文件吗？

圣战者运动有很多派别，各地的圣战者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例如，巴基斯坦的圣战者派别无法控制其在阿富汗的下属团体的行为，各个派别各自为政。这取决于在某个地区谁说了算。好的指挥官会遵守某些规则，善待民众；但在阿富汗有些地方，有的指挥官就没有那么好，他们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因此在某些地区，民众会加入政府民兵来对抗他们。

由于圣战者的极端或残暴行为，一些人被迫逃离，他们或者迁移到巴基斯坦和伊朗，或者逃往大城市。由于无法忍受某些圣战者团体的统治，许多人逃到了城市里。

圣战者的过错或罪行很少得到惩罚，因为正如我所说的，除了个别团体之外，七大派别中没有任何派别愿意严格要求自己的成员，否则他们就会加入其他派别。大部分派别都希望保住自己的成员，无论好坏美丑。

行为准则确实很有用，我后来参加反叛乱行动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此类叛乱或反叛乱战争中，敌对双方只是两个少数派，民众才是大多数，处于敌对双方之间。最终的胜利属于能够从情感和理智两方面都赢得民众支持的一方。

目前，对于阿富汗民众而言，他们的理智和情感分属于两个敌对方。从情感上说，民众不支持塔利班回来，但从理智上说，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我认为你不得不同时从理智和情感两方面争取民众的支持；例如，你可以获得某人情感上的支持，但同时还要为其提供保护，从而赢得他在理智上的支持。

那时，圣战者是否知道武装冲突法？

我认为圣战者使用多个法律渊源。其中之一是伊斯兰教法，实际上，该法为如何对待民众提供了指导原则。另一个法律渊源是不同地区的部族或非部族的习惯法。第三个来源是过去政府法律的部分延续。

在我看来，只有当你面对受过教育的人群时，武装冲突法才有意义。要说那些在阿富汗战斗的圣战者，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村民，连自己国家

的法律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国际法或《日内瓦公约》了。除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外,没人知道武装冲突法,其他人则基于我之前提到的法律来行事。所有的法官和执法者都逃走了,民众只知道伊斯兰教法,部族中有影响力的成员了解习惯法,仅此而已。

根据你的经验,你如何看待当今武装团体的演变趋势?

武装团体不仅包括塔利班或哈卡尼网络或伊斯兰党,还有由阿富汗政府内外的权势人物主导的非政府资助的网络,如民兵组织以及伊斯兰社会党等原圣战者团体的残存力量。还有贩毒网络和过去的各大派别和武装团体,它们常常假扮成私人安保公司以获得合法地位。阿富汗还有很多雇佣保镖的人,这些保镖与主人有着密切联系,有些人保镖可能多达 150 名。还有非法武装团体或私人军队,当然目前它们并没有彼此开战,但却都有武器,这削弱了执法部门、军队和其他官方机构的权威,因为这些国家机构也与其中一些庇护网有着非官方的联系。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当地警察部队。如果你在某地建立了一支当地警察部队,谁将控制这支部队,是那些因为有枪有钱而在当地有权有势的人。不幸的是,由于过去 30 年的不稳定局势以及这些庇护网的出现,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传统的领导人已不再拥有实权,有枪有钱的人或那些与叛军有联系且能够获得国外资助的人成了当地的权势人物。

目前,阿富汗面临哪些主要风险?

我认为最主要的风险是持续的叛乱、政府的软弱无力、不稳定的环境以及腐败。腐败已经成为高危环境中一项风险较低的活动,而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的未来有所保障。因此,如果你任命一位警官,而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待多久,也不知道明天的局势如何,他肯定会未雨绸缪,想通过不法手段积累一些财富。

你如何比较苏联的撤军与现在多国部队的缓慢撤离?

我认为需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苏联在入侵阿富汗期间建立了强有力的军队、警察部队和情报服务机构。比较而言,现在多国部队的设置并不那么细致完备。就以空军为例:当年阿富汗空军在整个地区